

國立東華大學中文系 九十八學年度推薦甄選入學考試筆試

甲、閱讀與短評測驗 45%

以下兩段文字在閱讀後，請（一）以白話寫出其意，（二）對該文之文旨和其簡短的內容做出一段個人的短小評論。

一、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牀頭。既畢，令間諜問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世說新語·容止》) 20%

二、陳寵性周密，時有所表薦，手書削草，人不得知。嘗稱人臣之義，苦不能慎。自在樞機，謝遣門人不復教授，絕知交，惟在公家。朝廷器之。皇后弟竇憲侍中，貴幸。憲薦真定張林為尚書，上以問寵。對曰：「林雖有才能，而行貪穢。」憲深以恨寵，而上竟徵用林，卒以贓汙抵罪。(《後漢紀·孝章皇帝紀》) 25%

乙、作文仿寫 55%

以下為張曉風〈宴宴——「仲父先生好走！」〉一文，文中巧妙地運用了「宴宴」一詞，並用來形容一位人物。請仿造此文的寫法，用一個成語來描寫一個人物。

宴宴——「仲父先生好走！」

曉風

1

宴宴兩字原是指安息閒逸，但和怠惰散漫無所歸心的那種閒法不同。和當今休閒達人又賽車又彈跳的「劇烈休閒」也不同。宴宴前面會常加上「言笑」兩字，成為「言笑宴宴」。這種言笑宴宴的主詞向例是溫潤的君子或博學的師長，宴宴其實是成熟人格所散發出來的安定馥郁的果香。

不過，「宴」這個字後來就和「吃飯」變成一體了。看到「宴」我們就想到「盛宴」「酒宴」「宴會」。字詞字義的流轉變化的自然，大家也就無可奈何。

不過，如果在舒放安適的宴會中，著一位寬衣博帶言談中節的藹然長者，倒真是一件好事。

2

去年十月裡有一場盛宴，而我，也承邀了。

我卻抗拒不肯去，為了某種可笑的虛榮心。原來，這是重陽節文藝界的敬老大會，我還不肯承認自己老了，所以賴著不想去，自以為彷彿只要不去就不會老似的。

但孫越卻勸我參加，他說，好多老朋友，平時都見不到面，一來這兒全見到了。我同意這是個好理由，於是忘了自設的禁忌，欣然赴會。

赴宴之日我其實是從課堂趕過去的，稍稍遲了一些，好在也擠下去了，並且坐在孫如陵先生（筆名仲父）的那一桌。孫先生這人奇怪，五十年前，他才四十多歲，但看上去卻並不顯年輕，如今他九十多了，卻也不顯老。加上敘事辨理之際條陳縷析，剴切分明，跟他談話簡直是種享受。

3

我和孫先生其實隔了三、四個座位，但飯吃到一半我要求同桌的朋友容許我「借座」一下，我想請教一點資料。那天我想問的是邱楠先生（言曦）的舊事。邱先生走得早，許多人根本不知道有此號人物，我卻刻意在文建會安排的演講裡介紹此人。邱先生當年大部份的作品都在孫先生主編的中央副刊上發表（那年代，中副是最亮眼的文學舞台），問他應該問得出些底細來。

「說到邱楠，我倒並不熟知他的個人背景。不過，有個笑話倒可以講給你一聽。」

哎，這真是十分典型的「孫氏開場白」，他的談話一向如果不以笑話開始，也必然會以笑話結尾。

「這邱楠，當時在中廣公司做事。有一天，他的上司跟他說『最近有個言曦，文章寫得不錯哦！』邱楠回道：『嗯，我看也平常！』他的上司不太高興，於是找人吐苦水說：『這邱楠，也太傲了，我說言曦文章寫得好，他竟然說，我看也平常。』人家才告訴這位上司說：『你叫他怎麼說？言曦就是他的筆名嘛。』他的上司才恍然大悟。」

孫先生講笑話慢條斯理，並沒有誇張的口氣或手勢，但他的貴州國語卻字字抑揚頓挫收放自如，且他的笑話又往往皆是實事，所以格外有趣。如果偶爾語涉黃色，也必然是淡淡的淺黃，不令女客尷尬。他當年號稱「四大名嘴」，也不是浪得虛名。至於其他三名嘴一個是王大空，一個是王藍，一個是何凡，如今四大名嘴皆已作古，令人不勝唏噓。名嘴雖不是什麼正經禮讚，現在回頭想一想，卻也是「智慧」、「閒暇」、「氣度（彼此不防範）」、「捷才」、「幽默」、「廣知識（不是狹窄知識）」的總和。當然，最最重要的是，有一群聽懂他們的雋語妙言而為之絕倒的聽眾。如果碰到杜正勝那種「三隻小豬」，什麼名嘴也都啞口無言了。

五〇年代的文人，其實多少有點像魏晉南渡的王謝子弟，但他們除了優雅閒定之外，比古人更多了一份對國家民族的擔當，而且他們基本上都不做官，只是戮力於文化——而這一點，正是台灣在遭受政客二十年千刀萬剮之後仍能保持一點元氣而未倒地的道理。

言笑宴宴的長者去了，希望言笑宴宴的場面仍持續——千年萬世不散的流水宴席是可以開下去的，只要仍有人在氣定神閒的說，有人在氣定神閒的聽。（《中國時報》三少四壯集，2009.02.09）